

高雄市閩南語入字頭的變異與變化*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陳雅玲

摘要

本文調查高雄市三個偏泉腔方言點：小港區、大林蒲、旗津區，探討偏泉區方言點〈入〉字頭的語音變異，並與通行腔的左營區對照比較，並分析各方言點不同世代的語音變化。調查發現[l]是最具競爭力的變體，但左營區的〈日〉類與〈忍〉類有較高比例的[g]變體，藉由統計檢驗發現，〈入〉字頭各字類音變的速度，因漳泉方言點而有不同，分別是偏泉區「〈韌〉類 > 〈熱〉類 > 〈日〉類 > 〈忍〉類」、通行腔「〈韌〉類 > 〈熱〉類 = 〈忍〉類 = 〈日〉類」，都與前人研究的音變順位不同。

關鍵詞：高雄市、閩南語、入字頭、語音變異

一、前言

洪惟仁(1997)在《高雄縣閩南語方言》中提到，高雄縣市屬於「混合腔」的分布地區，是台灣閩南語方言區裡，方言最單純的地區，在其2008年的台灣語言方言地圖中，高雄市也被劃入混合腔閩南語區。即使是在方言最單純的高雄地區，內部也有明顯偏泉腔特色的方言點，例如吳順興(2007)調查記錄紅毛港特殊的偏泉腔語音，謝孟宓(2007)對大林蒲進行語音的調查，並探討通行腔對其特殊語音造成的影響，以及蔡惠名(2009)調查旗津區偏泉腔閩南語。張屏生(2000、2007)在高雄市調查通行腔的前鎮以及偏泉腔的旗津、紅毛港等地，¹其調查成果中記錄了〈入〉字頭[g]變體的相關資料。上述相關的研究中，洪惟仁(1997、2008)、張屏生(2000、2007)以及吳順興(2007)都是以老年發音人為主；蔡惠名(2009)則是調查老、青之間的差異；謝孟宓(2007)則是調查老、中、青三代，各研究依其調查重點選擇不同世代的發音人。高雄市是台灣第二大的直轄市，內部的閩南語語言差異，如〈入〉字頭的發展，與中北部的情况有何不同？老、中、青、少等世代差異，呈現何種趨勢？經由統計檢驗後的音變趨勢為何？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本文用以分析的資料是在2009年時調查所得，因此本文所探討的「高雄市」是指縣市合併前的高雄市。

¹對於台灣閩南語這種不漳不泉的「漳泉濫」(tɕiaŋ⁵⁵ tsuan¹³ lam³³)，學者之間有不同的說法，如：通行腔、普通腔、優勢腔。洪惟仁(1997:22)指出：「從整個臺灣的觀點來看，所有臺灣閩南語方言的發展有一個共同的方向，筆者稱之為『臺灣優勢音』」；洪惟仁(2003a)改稱「臺灣優勢音」為「臺灣普通腔」，是指臺灣閩南語混合的口音，也可以說是臺灣閩南語共同的混合趨向。另外董忠司(2001:143)則是提出「臺灣通行腔」的說法：「就是通行於公共事務(如歌仔戲、電影、電台、電視台、廣告等)公共場所的臺灣語」，且通行腔還有「南部通行腔」(台南市市區)與「北部通行腔」(台北市大同區)的不同。因此「通行腔」一詞有地域之分，而本文探討的是高雄市的閩南語，因此本文採用董忠司的「通行腔」一詞。本文若沒有在通行腔特別加註「北部」，則皆指南部的通行腔。

題。

由於洪惟仁（2003a、2003b）在台灣中北部的調查發現，〈入〉字頭的主要音變趨勢為[dz/z]→[l]，新漳音[g]變體的競爭力頗低，而高雄市偏泉腔方言點的〈入〉字頭語音變異與通行腔有何差異？各字類音變的程度、順位是否相同？其與中北部入字頭的音變趨勢是否相同？欲釐清以上問題，本文選擇三個偏泉腔方言點（小港區、大林蒲、旗津區），與通行腔的左營區對照比較，以此來觀察、討論並分析高雄市閩南語〈入〉字頭變體的競爭及未來發展的趨勢。

二、文獻回顧

早期漳、泉的韻書，如《彙音妙悟》、《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中都有〈入〉母的紀錄，表示閩南語中原本的〈入〉母字（dz）和〈柳〉母字（l）是分立的。但到了羅常培（1930）《廈門音系》描述〈入〉母字在廈門的變化時，從早期記錄廈門閩南語的音韻文獻當中，也發現〈入〉母字都還完整的保留著，但在實際記錄廈門音韻時，所記錄的發音人卻將所有[dz]聲母的字，沒有例外的都變成[l]聲母。據發音人表示，多數的廈門人都把[dz]讀成[l]（1930：8）顯示〈入〉字頭當時在廈門就已經有[dz]→[l]的情況。

對於〈入〉字頭的研究以及解釋最為深入的是洪惟仁（2003a），他的博士論文中對於〈入〉字頭的音變有詳細的討論，² 由於他的發音人多在中部以北，所以對於中北部的〈入〉字頭的變化，可從洪惟仁（2003a）的論述中得知。

漳、泉腔的〈入〉字頭音讀不同，演變之後的兩個變體：[l]、[g]，也正在彼此競爭著。洪惟仁將〈入〉字頭所包含的字分成五類，主要探討其中四類（2003a：99-100、2003b：392-393）：³

- （一） 〈日〉類：接著[i]音的非陽聲韻，如：「日頭」、「寫字」。
- （二） 〈忍〉類：接著[i]音的陽聲韻，如：「忍耐」。
- （三） 〈熱〉類：接著[u]音的非陽聲韻，如：「富裕」。
- （四） 〈韌〉類：接著[u]音的陽聲韻，如：「閏月」。

根據洪惟仁（2003a、2003b）的描述，各字類都正在進行著[dz/z]→[l]，新漳音[g]只會出現在〈日〉類、〈忍〉類，而不論漳泉，〈韌〉類、〈熱〉類都會變為[l]，且〈韌〉類是四個字類中變化最快的一組。洪惟仁對大專青年所做的語音認同比較，也顯示出[l]變體最受歡迎，[l]也是最具競爭力的變體。

對於〈入〉字頭各字類音變程度的不同，洪惟仁認為最大的原因取決於聲母在不同韻母的結構環境，洪惟仁將這樣的現象稱之為「結構擴散」（2003a：109、2003b：402），所以[dz/z]→[l]的變化並不是四個字類一起完成。而〈入〉字頭聲母的崩潰主要是由於

² 關於入字頭的變化，詳見洪惟仁(2003a)《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的第六章：〈入〉字頭的衰退。

³ 第五類為「合/開口韻」，例字為「掇」（揉），漳音讀合口韻 jue5，泉音讀開口韻 jə5，兩者音韻環境不同無法比較（洪惟仁 2003a：99、2003b：392）。

「功能負荷」不足，因為既然在音韻上的區辨功能不大，對於辨義功能也沒有多大的幫助，於是這樣的聲母消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加上音韻系統的結構傾向愈簡單愈好，音則是愈好發音愈好，因此音變的動機來自音系的簡化（2003a：114-116、2003b：407-409）。

台南市的〈入〉字頭也有同樣的變化，如楊秀芳（1988）所調查的台南市，則是因地域上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作者將台南市分為漳、泉兩個部分，一是漳音地區，有東、西、南、北、中、安南六個行政區；另一個是靠近郊區的偏泉腔地區，只有安平一個行政區。兩者在聲母的數量上，安平區比市區少了一個[dz]聲母，因為[dz]與[l]在安平區都讀為[l]，而市區的閩南語聲母依舊保留[dz]聲母，楊秀芳認為「這種[dz]、[l]分立與否的表現，也正是漳泉聲母系統不同的地方」（1988：18）。

董忠司（2001）在台南市觀察到的〈入〉字頭變化，是年輕人有〈入〉、〈柳〉合流的現象，雖然部分中老年人還有區分，但[dz]→[l]是最為常見的現象（2001：145）。其他地區如屏東、新竹等地，有人的變化不是變為[l]而是變為[g]，這樣的情況多出現在接[i]時。（2001：152）

羅常培（1930）、楊秀芳（1988）、董忠司（2001）以及洪惟仁（2003a、2003b）都討論到〈入〉字頭的音變趨勢為[dz/z]→[l]，他們的調查成果都為日後相關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其中楊秀芳與董忠司都提到台南市有〈入〉、〈柳〉合流的現象，但對於〈入〉字頭的音變是否也有漳、泉差異，如：[dz/z]→[l]或是[dz/z]→[g]，則沒有進一步的描述。

陳淑娟（1995）調查台南的關廟方言時，從世代差異探討當地〈入〉字頭語音的變化，發現到中、青年層的[dz/z]聲母比例明顯較老年層低，表示〈入〉字頭的[dz/z]有隨著年齡層遞減而式微的趨勢，變化的趨勢則是接[i]音時多變為[g]，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老年層，表示在關廟方言區，老年層已經有[dz/z]→[g]的變化（1995：85-89）。另外，對於各年齡層之間的差異，陳淑娟則是使用統計分析的方式來判定是否達到顯著（1995：88-89），這是與過去語言學的分析方式較為不同之處。

莊雅雯等（2008）只調查鶴佬客地區（嘉義、雲林一帶）〈入〉字頭的〈日〉類與〈忍〉類，其調查發現〈日〉類與〈忍〉類有較高[dz/z]→[g]的比例，她們認為鶴佬客地區〈日〉類與〈忍〉類的音變不是主流的[dz/z]→[l]，主要是受到客語語音[ŋ]的影響。但是他們的調查對象是 70 歲以上的老年人，沒有中、青年的語料，因此這樣的研究結果僅可反映出，鶴佬客地區（嘉義、雲林一帶）「老年人」〈入〉字頭〈日〉類與〈忍〉類音變的方向主要是[dz/z]→[g]。

陳淑娟（1995）的調查發現，[g]在台南關廟方言區的表現其實並不比[l]弱勢，而莊雅雯等（2008）也觀察到鶴佬客地區的老年層有高比例的[g]。

洪惟仁（1997）在高雄縣還有觀察到老年層都還保有〈入〉字頭（[dz]或是[z]），整體看來以[z]佔多數。如果在後接[i]音的情況下，大部分的發音人也會有[z]→[g]，但這不代表[dz]或是[z]消失，而是有兩種讀音同時存在，這種情形在中年層以下相當常

見，約有一半以上的比例（1997：39）。

林珠彩（1995）對高雄市小港區的調查，在聲母的部份提到入字頭的[dz/z]聲母在青年層完全消失，原本的[dz/z]聲母的字都歸入到[g]、[l]，有接[i]音時變成[g]、接[u]音變為[l]的規律可循。而老年層及中年層都還保有[dz/z]聲母（1995：94）。從其論文整理的資料中發現，老年層與中年層也有將[dz/z]聲母字讀成[g]、[l]，只是詞彙數量較青年層少。但因為她的調查對象僅老、中、青三代各一人，我們無法確定這是否為普遍存在的語音變化。

張屏生（2007）的調查地點主要是高雄縣鳳山市以及高雄市的四個地點：前鎮區的草衙、旗津區的中洲、小港區的紅毛港與大林蒲等地。聲母方面提到〈入〉字頭與[i]音相接時，會有[dz/z]→[g]的情況，如「寫字」sia⁵⁵ gi³³，「放尿」paŋ⁵¹ gio³³，在南部是常見的現象（2007：66）。在洪惟仁的調查中[g]比[l]弱勢，不同地區的〈入〉字頭接細音的表現不同，因此到底〈入〉字頭在高雄市變化的情況如何，正是本文要深入探究的主題。

從上述有關〈入〉字頭音變的調查、研究中，我們發現一些因調查地點不同而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洪惟仁所調查的發音人多在台灣的中、北部，最南端的地點在雲林縣麥寮鄉（2003a：101、2003b：394），所以洪惟仁的調查可說是具體的呈現了中北部〈入〉字頭的演變。而在台灣南部的調查，有[dz/z]→[g]的現象，如張屏生（2007）對高雄市做的調查就發現有[dz/z]→[g]情況；陳淑娟（1995）對關廟方言所做的調查中，也發現到[dz/z]→[g]不比[dz/z]→[l]弱勢，且青年層與老年層的比例也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所以南部地區的〈入〉字頭變異可能與中北部的不同，本文將再進一步的深入調查小港區、大林蒲、旗津區以及左營區的〈入〉字頭，以釐清高雄市〈入〉字頭的演變趨勢。

三、研究方法

為了探討高雄市閩南語的方音變異，必須藉由實地調查得到第一手的資料，之後再以統計的方式分析各因素對音變的影響，如此才能具體、客觀的呈現語音變化的現況。由於在都會區不易尋得符合條件的發音人，因此本文採取方便抽樣的模式，使調查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訪談時會先給予發音人一份詞彙表，詞彙表上僅列出詞彙，沒有語音變體。

調查地區以高雄市四個方言點為主，分別是旗津區、左營區以及小港區、大林蒲，其中小港區與大林蒲隸屬同一個行政區（小港區），但因為有不同的語音表現，本文將之分成兩個方言點來討論，因此本文所謂的「小港區」，就是除了大林蒲四個里以外所有地區。

本研究用於量化研究的發音人需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以小港區為例說明：

1. 父母親都是在小港區當地出生、成長，且長住小港區。
2. 發音人本身從小在小港區出生、成長，且目前正居住在小港區。

發音人是透過親友幫忙介紹或由里長引介，由研究者到當地進行問卷的訪談及調查，由於蒐集到的資料均需經由統計檢定，因此本研究設定每個方言點需取得 32 人的有效問卷，所以每個方言點訪談 32 至 40 人不等，總計訪問 158 位居民，其中有效問卷為 128

份。

3.1 方音變異的變項定義

本研究關於方音變異的變項定義敘述如下：

(一) 依變項

方音的變異：檢視發音人使用較多的[dz/z]、[l]或是[g]變體，或是發展出新的變體，而變體比例間的差異是否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二) 自變項

1. 方言點：小港區、大林蒲、旗津區以及左營區。前三者為偏泉腔，左營區為通行腔。
2. 年齡：年齡層分為老年層、中年層及青年層、少年層四組，六十歲（含）以上屬於老年層，四十歲至五十九歲為中年層，二十至三十九歲為青年層，十三至十九歲為少年層。

3.2 資料分析方法

1.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ANOVA）

變異數分析是一種「能同時對兩個以上的樣本平均數差異進行檢定」的統計方法，主要的「目的在於同時處理多個平均數的比較」。(邱皓政 2009：11-2-11-6)。本研究處理一個自變項（年齡或是方言點）對依變項（語音變異）平均數的影響，這種檢定方式稱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定方言點間的差異及各世代間的變異。檢定結果的 P-value 是指實際計算出來的顯著水準，表示針對檢定假設做出錯誤結論的機率，此錯誤機率通常設定在.05（也就是 5%），P-value 愈小表示下此結論為錯誤的機率愈小，計算出來的 P-value 小於.05（以*註記），表示下此結論為錯誤的機率小於百分之五；P-value 小於.01（以**註記），表示下此結論為錯誤的機率小於百分之一；P-value 小於.001（以***註記），表示下此結論錯誤的機率小於千分之一。

2.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ANOVA，repeated measures）

重複量數的主要目的在於檢定「同一個樣本的同一年齡層的不同平均數」，本文對各方言點不同年齡層的〈入〉字頭四個字類[dz/z]→[l]的檢驗，就是使用重複量數的分析。以小港區老年層為例，小港區老年層就是「同一個樣本的同一年齡層」，而〈入〉字頭四個字類的[l]就是來自於小港區老年層的四組「不同平均數」。其檢定結果的 P-value 與第一點變異數分析的說明相同。

四、分析與討論

本文所要討論的〈入〉字頭相當於中古的〈日〉母，其中一小部分來自中古的〈喻〉母。閩南語的韻書如《彙音妙悟》、《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也有〈入〉母字的紀錄，時至今日〈入〉母字產生音變，音讀有與〈柳〉母字相同的情況（洪惟仁 2003a：97）。因此我們將要分析、比較並討論「偏泉腔」（小港區、大林蒲、旗津區）與「通行腔」（左營區）的〈入〉字頭變異。先以敘述性統計量的方式，呈現各個變體目前所佔的比例之後，比較

不同年齡層的變體分佈。最後以「結構擴散」的觀點，配合年齡層、功能負荷等角度，來分析〈入〉字頭音變的原因與趨勢

4.1 〈入〉字頭的字類與語音變異

根據洪惟仁（2003a、2003b）對〈入〉字頭的相關研究，〈入〉字頭可依音韻結構的不同而分成五類，本文僅探究其中四類：⁴

1. 〈日〉類：齊齒非陽聲韻，調查問卷有：「寫字」、「放尿」、「二十」、「生日」、「開熱」等五個字。
2. 〈忍〉類：齊齒陽聲韻，調查問卷有：「忍耐」、「人生」、「杏仁」等三個字
3. 〈韌〉類：合口韻陽聲韻，調查問卷有：「肉很韌」、「閏月」、「潤餅」、「潤去」等四個字。
4. 〈熱〉類：合口非陽聲韻，調查問卷有：「豆乳」、「天氣熱」等兩個字。

〈入〉字頭的變體主要有三種：[dz/z]、[l]、[g]，其中[dz/z]是較為古老的形式，而[g]則是只在接[i]音時才會出現的變體，如：「寫字」：gi³³。因此，根據這樣的限制條件，在上述四個字類中只有〈日〉類與〈忍〉類可能出現[g]變體，〈韌〉類、〈熱〉類則不會出現[g]。

本文對於〈入〉字頭語音變異的討論，將分成偏泉腔與通行腔來探討其中的差異，藉以觀察不同方言點的〈入〉字頭是否有不同的變異。以下先從〈入〉字頭三種變體的出現比例（詳見表1），來看高雄市不同方言點的〈入〉字頭變體是否會有顯著差異。

根據各方言點間變體的統計檢驗結果顯示（詳見表1），不論是偏泉腔或是通行腔，[l]是各方言點出現比例最高的變體，所佔比例都超過 50%，旗津區的[l]變體更高達 67%的比例，表示[l]在高雄市偏泉腔方言點具有競爭力。小港區、大林蒲、旗津區三個方言點的[g]變體比例最低，是三種變體中比例最低的，左營區[g]的比例僅次於[l]，表示左營區的〈入〉字頭語音變異與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不同。

關於各方言點的〈入〉字頭各變體比例差異是否具顯著性，我們經由統計方法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以及Scheffe-test來檢驗各變體的比例，檢定結果如下：

1. [l]變體是各方言點出現比例最高的變體，且各方言點的比例都在50%以上，雖然旗津區[l]的比例比小港區高出13.9%，但這樣的差距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F(3,124)=1.55$ ， $p > .05$ ），表示各方言點的[l]比例並無顯著差異，同時[l]也是各方言點最強勢的變體。

2. 四個方言點的[g]比例具有顯著差異（ $F(3,124)=33.07$ ， $p < .001$ ），左營區的新漳音[g]比例最高（32.4%），表示新漳音[g]確實會因方言點不同而有差異。此外，偏泉腔的小港區與大林蒲的[g]比例也有顯著差異（詳見表1），即小港區12.3%高於大林蒲的2%。

⁴ 第五類為「合開口韻」，例字為「揆」（揉），漳音讀合口韻jue⁵，泉音讀開口韻jə⁵，兩者音韻環境不同無法比較（洪惟仁 2003a：99、2003b：392）。而「豆乳」的漳、泉音讀也不同（介音不同），有dzu⁵³、dzi⁵³兩種讀音。

我們在高雄市發現到〈入〉字頭有不同的變異，其中最為特別的是左營區新漳音[*g*]的比例(32.4%)比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都要高，而偏泉腔的小港區(12.3%)比例也比偏泉腔方言點的大林蒲(2%)及旗津區(5.4%)要高(左營區>小港區>大林蒲=旗津區)，在統計上也都達到顯著差異(詳見表1)。而洪惟仁(2003a、2003b)在中北部的調查則是即使是在老漳區，〈日〉類與〈忍〉類的新漳音比例也不高，分別是 6.7% 及 2.8% 的比例，新漳音的比例很低且不具競爭力。

表 1 各方言點間〈入〉字頭變體之變異數分析表

	小港區		大林蒲		旗津區		左營區		總計		ANOVA-F	df	Scheffe-test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i>dz/z</i>]	133	29.7%	150	33.5%	100	22.3%	13	2.9%	396	22.1%	7.20***	3,124	大=小>左
[<i>l</i>]	238	53.1%	268	59.8%	300	67.0%	279	62.3%	1081	60.3%	1.55	3,124	—
[<i>g</i>]	55	12.3%	9	2.0%	24	5.4%	145	32.4%	233	13.0%	33.07***	3,124	左>小>大=旗
其他 ⁵	22	4.9%	21	4.7%	24	5.4%	11	2.5%	82	4.6%	.82	3,124	—
合計	448	100%	448	100%	448	100%	448	100%	1792	100%			

****p* < .001 ***p* < .01 **p* < .05

下表2是高雄市四個方言點的四個字類三種變體的變異數分析表，從表中的百分比數據得知，左營區〈日〉類與〈忍〉類的新漳音比例分別是 66.3% 及 40.6%，也明顯高於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除了新漳音的比例比洪惟仁在中北部的調查高出許多之外，本研究調查到的通行腔與偏泉腔新漳音的比例也有顯著差異。

表 2 各方言點間的〈入〉字頭字類之變異數分析表

	小港區		大林蒲		旗津區		左營區		總計		ANOVA-F	df	Scheffe-test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日〉類													
<i>dz/z</i>	49	30.6%	68	42.5%	39	24.4%	10	6.3%	166	25.9%	5.69**	3,12	大>左

⁵「其他」是指在調查過程中發生以下兩種情況的總稱：一是指發音人知道這個詞彙的意義，但是不會以閩南語的形式使用，次數多是來自於少年層無法以閩南語表達該詞；另一個是指發音人使用的語音不在調查的範疇之內，以「潤餅」為例，本研究所要收集的語音是「*lun*¹¹」*piã*⁵³，但發音人說的是：「*bin*¹¹」*piã*⁵³。

	小港區		大林蒲		旗津區		左營區		總計		ANOVA-F	df	Scheffe-test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4	
l	72	45.0%	88	55.0%	102	63.8%	44	27.5%	306	47.8%	5.17**	3,12	旗=大>左
g	39	24.4%	4	2.5%	19	11.9%	106	66.3%	168	26.3%	31.46***	3,12	左>小>大=
其他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	4	旗
合計	160	100.0%	160	100.0%	160	100.0%	160	100.0%	640	100.0%	—	—	—
〈忍〉類													
dz/z	27	27.0%	46	47.9%	24	25.0%	1	1.0%	98	25.3%	9.91***	3,12	大=小>左
l	49	49.0%	42	43.8%	60	62.5%	54	56.3%	205	52.8%	1.37	3,12	—
g	16	16.0%	5	5.2%	5	5.2%	39	40.6%	65	16.8%	15.11***	3,12	左>小=大=
其他	4	4.2%	3	3.1%	7	7.3%	2	2.1%	20	5.2%	1.33	4	旗
合計	96	100.0%	96	100.0%	96	100.0%	96	100.0%	384	100.0%	—	—	—
〈韌〉類													
dz/z	35	27.3%	20	15.6%	22	17.2%	0	0.0%	77	15.0%	7.16***	3,12	小=旗>左
l	79	61.7%	94	73.4%	94	73.4%	121	94.5%	388	75.8%	9.04***	3,12	左>小=大=
g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	4	旗
其他	14	10.9%	14	10.9%	12	9.4%	7	5.4%	47	9.2%	—	—	—
合計	128	100.0%	128	100.0%	128	100.0%	128	100.0%	512	100.0%	—	—	—
〈熱〉類													
dz/z	22	34.4%	16	25.0%	15	23.4%	2	3.1%	55	21.5%	4.53**	3,12	小>左
l	38	59.3%	44	68.8%	44	68.8%	60	93.8%	186	72.7%	5.81**	3,12	左>小=大=
g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	4	旗
其他	4	6.3%	4	6.3%	5	7.8%	2	3.1%	15	5.9%	—	—	—

	小港區		大林蒲		旗津區		左營區		總計		ANOVA-F	df	Scheffe-test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合計	64	100.0%	64	100.0%	64	100.0%	64	100.0%	256	100.0%			

***p < .001 **p < .01 *p < .05

表2的資料顯示，除了左營區的〈日〉類之外，各方言點的各個字類，[l]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而偏泉腔的〈日〉類與〈忍〉類，[g]變體的比例都是最低的。因此，以下針對四個方言點的〈日〉類與〈忍〉類進行統計分析，檢定結果顯示通行腔與偏泉腔在〈日〉類與〈忍〉類的[dz/z]、[g]兩個變體都有顯著的差異：

1. 〈日〉類的[dz/z] (F(3,124)=5.69, p<.001)、[l] (F(3,124)=5.17, p<.01)、[g] (F(3,124)=31.46, p<.001) 三種變體的檢驗結果都達到顯著的差異，通行腔的左營區新泉音[l]的比例明顯低於偏泉腔的旗津區與大林蒲，這是因為左營區新漳音[g]的比例明顯高於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所致。

2. 〈忍〉類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差異的變體只有[dz/z] (F(3,124)=9.91, p<.001)、[g] (F(3,124)=15.11, p<.001)，事後比較的結果與〈日〉類相似，[g]變體的比例同樣是左營區(40.6%)高於偏泉腔的方言點。

洪惟仁(2003a: 100, 2003b: 393)的研究指出「〈日類〉...這一類的老泉音保存ji-，但新泉音變成li-；漳腔較能保存ji-，但新漳音變成gi-。」左營區〈日〉類與〈忍〉類的[g]變體比例最高，合乎新漳音在音韻環境限制下的變化，也與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不同。雖然〈入〉字頭在〈日〉類與〈忍〉類的檢定結果相似，但是從百分比與多重比較的內容來看，小港區[g]變體的比例比旗津區及大林蒲高，且[g]與[dz/z]的比例差距也比偏泉腔的其他兩個方言點小，表示偏泉腔內〈日〉類的語音變異並不一致。

〈韌〉類與〈熱〉類的介音或是韻母為[u]，兩個字類的變體僅有[dz/z]、[l]兩種。四個方言點〈韌〉類的[l]比例都較〈熱〉類高，其中小港區〈韌〉類的[l]變體比例最低，但也有60%左右的比例，左營區的[l]變體比例更高達90%以上，表示〈韌〉類是四個字類中，[dz/z]→[l]的速度最快，這與洪惟仁(2003a、2003b)的調查結果一致。

以下針對偏泉腔與通行腔方言點的〈韌〉類與〈熱〉類進行統計檢驗，檢定結果顯示這兩個字類的[dz/z](〈熱〉類：F(3,124)=4.53, p<.01, 〈韌〉類：F(3,124)=7.16, p<.001)、[l](〈熱〉類：F(3,124)=5.81, p<.01, 〈韌〉類：F(3,124)=9.04, p<.001)都有顯著差異：

1. 〈韌〉類與〈熱〉類[dz/z]變體的事後檢定結果不太相同，雖然同樣是偏泉腔與通行腔的差異，但是左營區〈韌〉類的比例與小港區及旗津區都有顯著差異(小港區=旗津區>左營區)，〈熱〉類的[dz/z]變體僅左營區與小港區有顯著的差異性(小港區>左營區)。

2. 〈韌〉類與〈熱〉類[l]變體的事後檢定結果相同：左營區的比例(〈韌〉類：94.5%、〈熱〉類：93.8%)明顯高於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而偏泉腔內部則沒有差異性。

這是因為〈韌〉類與〈熱〉類的[l]在成為最優勢的變體的同時，[dz/z]的比例也隨之降低。

4.2 不同年齡層的〈入〉字頭語音變異

從上述各方言點三種變體出現的比例，以及〈入〉字頭四個字類中三種變體比例的分佈趨勢，除了左營區〈日〉類的[g]（66.3%）比例高於[l]（27.5%）以外（詳見表2），其餘都是[l]變體的比例最高。以下再從「年齡層」的角度來看〈入〉字頭的語音變異，是否和各方言點及各字類有相同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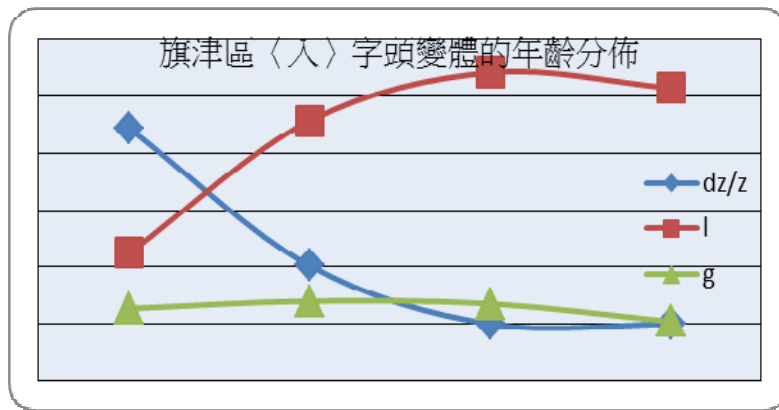


圖1旗津區〈入〉字頭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各方言點不同年齡層的[dz/z]聲母差異十分明顯，旗津區與左營區青、少年層的[dz/z]聲母已經完全消失，目前保留[dz/z]最為完整的年齡層是老年層，一旦世代輪替之後，旗津區與左營區的[dz/z]即將消失。對照表3不同年齡層與變體的統計結果，旗津區老年層的[l]變體比例（25%）明顯低於中（71.4%）、青（88.4%）、少（83%）（ $F(3,28)=12.12$ ， $p<.001$ ），老年層[dz/z]變體的比例也與中、青、少有顯著差異（ $F(3,28)=13.24$ ， $p<.001$ ），其中青、少年層的[dz/z]變體已經消失。因此，從旗津區〈入〉字頭變體的年齡分佈圖來看（圖1），旗津區已經接近完成[dz/z]→[l]的音變。

表 3 各方言點的不同年齡層〈入〉字頭變體之變異數分析表

	老		中		青		少		總計		ANOVA-F	df	Scheffe-test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小港區													
dz/z	58	51.8%	33	29.5%	13	11.6%	29	25.9%	133	29.7%	2.9	3,28	—
l	37	33.0%	59	52.7%	78	69.6%	61	54.5%	235	52.5%	3.77*	3,28	青>老
	17	15.2%	20	17.9%	14	12.5%	4	3.6%	55	12.3%	1.22	3,28	—
其他	0	0.0%	0	0.0%	7	6.3%	18	16.1%	25	5.6%	4.99**	3,28	少>中=老

	老		中		青		少		總計		ANOVA-F	df	Scheffe-test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合計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448	100.0%			
大林蒲													
dz/z	74	66.1%	46	41.1%	25	22.3%	5	4.5%	150	33.5%	16.54***	3,28	老=中>青=少
1	34	30.4%	63	56.3%	83	74.1%	88	78.6%	268	59.8%	9.07***	3,28	少=青>老
	4	3.6%	3	2.7%	2	1.8%	0	0.0%	9	2.0%	1.12	3,28	—
其他	0	0.0%	0	0.0%	2	1.8%	19	17.0%	21	4.7%	13.95***	3,28	少>青=中=老
合計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448	100.0%			
旗津區													
dz/z	77	68.8%	23	20.5%	0	0.0%	0	0.0%	100	22.3%	13.24***	3,28	老>中=青=少
1	28	25.0%	80	71.4%	99	88.4%	93	83.0%	300	67.0%	12.12***	3,28	少=青=中>老
	6	5.4%	9	8.0%	8	7.1%	1	0.9%	24	5.4%	.77	3,28	—
其他	1	0.9%	0	0.0%	5	4.5%	18	16.1%	24	5.4%	19.62***	3,28	少>青=中=老
合計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448	100.0%			
左營區													
dz/z	11	9.8%	2	1.8%	0	0.0%	0	0.0%	13	2.9%	4.52*	3,28	老>青=少
1	61	54.5%	62	55.4%	73	65.2%	83	74.1%	279	62.3%	4.37*	3,28	少>中=老
	40	35.7%	48	42.9%	37	33.0%	20	17.9%	145	32.4%	3.16*	3,28	中>少
其他	0	0.0%	0	0.0%	2	1.8%	9	8.0%	11	2.5%	-	-	-
合計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112	100.0%	448	100.0%	5.16**	3,28	少>中=老

***p < .001 **p < .01 *p < .05

左營區〈入〉字頭的變體比例與其他三個方言點不同，同樣是[l]變體最具優勢(54.5% ~ 74.1%)，其次是[g]變體(17.9% ~ 42.9%)，而[dz/z]變體的比例則是自老年層開始就很低，變體比例消長的趨勢如圖2所示。即使老年層[dz/z]變體的比例不高，青、少年層已經沒有[dz/z]變體，但Scheffe-test的結果仍顯示左營區老年層的[dz/z]比例高於青、少年層(F(3,28)=4.52, p<.05)。少年層[l]的比例(74.1%)與中年層(55.4%)、老年層(54.5%)有顯著的差異(F(3,28)=4.37, p<.05)，[g]變體的比例則是中年層明顯高於少年層(F(3,28)=3.16, p<.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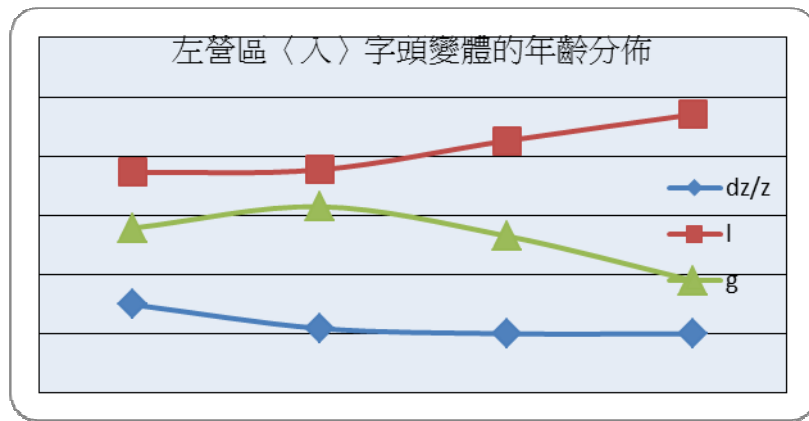


圖2、左營區〈入〉字頭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大林蒲四個年齡層的[dz/z]變體比例下降得較為緩慢，即使到了青年層[dz/z]變體也佔有22%的比例，比其他三個方言點都高。[l]仍舊是最強勢的變體，[l]變體的比例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逐漸增加，大林蒲〈入〉字頭變體的變異趨勢如圖3所示。大林蒲青、少年層的[l]變體比例與老年層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F(3,28)=59.8, p<.001$)，新漳音[g]變體在此地不具競爭力，只有零星的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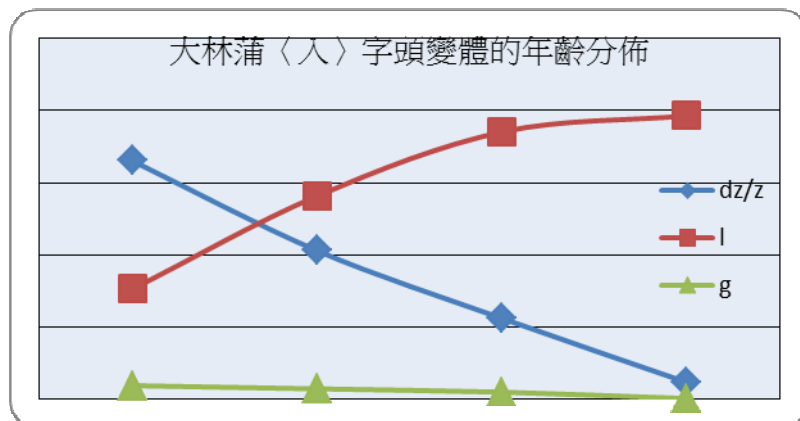


圖3 大林蒲〈入〉字頭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小港區的〈入〉字頭只有[l]變體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青年層[l]變體的69.6%明顯高於老年層的33% ($F(3,28)=3.77, p<.05$)。整體而言，小港區[dz/z]→[l]的程度介於旗津區和大林蒲、左營區之間，而變化的方向則是一致的往[l]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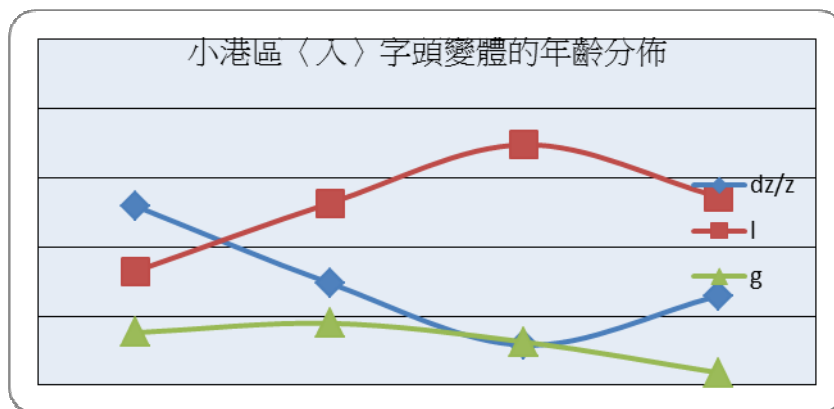


圖4 小港區〈入〉字頭變體的年齡分佈圖

由於〈入〉字頭本身音韻結構的限制，也限制了〈入〉字頭聲母的變化，因此在[dz/z]逐漸衰退的同時，新漳音[g]與新泉音[l]成爲彼此主要的競爭對象。左營區的〈入〉字頭變體在中、老年層的競爭中，整體來看雖然[l]的比例總是居於領先地位，但是在〈日〉類字中，[g]還是比[l]更佔有優勢，因此左營區〈入〉字頭的變異除了有「年齡層」的影響之外，「音韻環境」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4.3 〈入〉字頭的音變原因與趨勢

根據本文對高雄市四個方言點〈入〉字頭語音變異的描述，以及藉由統計方法分析相關數據之後，我們發現〈入〉字頭的語音變異有其音變的動機，並且有大致相同的變異趨勢，以下探討〈入〉字頭音變的原因與現階段語音變異的趨勢。

4.3.1 〈入〉字頭的音變趨勢

洪惟仁（2003a、2003b）以老泉區與老漳區各年齡層四個字類的[l]變體比例爲基礎，來推論〈入〉字頭在不同的方言點[dz/z]→[l]的程度，研究發現不分漳、泉區，〈入〉字頭音變的方向一致，差別在於發生音變的時間先後，而[dz/z]→[l]的程度以「陽聲韻比非陽聲韻快，合口韻快於齊齒韻」（2003a：112，2003b：404），表示〈入〉字頭的語音變異深受音韻結構的影響。因此，我們配合各年齡層的四個字類[l]變體比例，來討論高雄市偏泉腔與通行腔方言點〈入〉字頭[dz/z]→[l]的程度與趨勢，是否也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或是有其他不同於以往研究成果的發現，並探究影響〈入〉字頭音變的可能因素。

我們根據表 4 各方言點各字類[l]變體的統計檢定及事後比較結果，來繪製各方言點不同年齡層的[l]變體比例曲線圖，並討論[dz/z]→[l]的相關問題。

表 4 各方言點〈入〉字頭四個字類的[dz/z]→[l]之重複量數分析表

	〈日〉類		〈忍〉類		〈韌〉類		〈熱〉類		總計		F-value	df	LSD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小港區													
老	6	15.0%	5	20.8%	19	59.4%	7	43.8%	37	15.5%	7.69**	3,21	韌>熱=日=忍
中	13	32.5%	12	50.0%	24	75.0%	10	62.5%	59	24.8%	12.36***	3,21	韌>熱=日=忍
青	24	60.0%	18	75.0%	24	75.0%	12	75.0%	78	32.8%	3.38	3,21	—
少	29	72.5%	14	58.3%	12	37.5%	9	56.3%	64	26.9%	22.51***	3,21	日>忍>熱>韌
合計	72	45.0%	49	49.0%	79	61.7%	38	59.3%	238	100.0%	5.93**	3,93	韌>熱>忍=日
大林蒲													
老	2	5.0%	4	16.7%	20	62.5%	8	50.0%	34	12.7%	17.73***	3,21	韌>熱>日=忍
中	16	40.0%	7	29.2%	29	90.6%	11	68.8%	63	23.5%	12.72***	3,21	韌>熱>日>忍
青	30	75.0%	12	50.0%	27	84.4%	14	87.5%	83	31.0%	18.13***	3,21	熱>韌=日>忍
少	40	100.0%	19	79.2%	18	56.3%	11	68.8%	88	32.8%	56.72***	3,21	日>忍>熱>韌
合計	88	55.0%	42	43.8%	94	73.4%	44	68.8%	268	100.0%	15.03***	3,93	韌>熱>日>忍
旗津區													
老	7	17.5%	6	25.0%	10	31.3%	5	31.3%	28	9.3%	1.58	3,21	—
中	24	60.0%	13	54.2%	31	96.9%	12	75.0%	80	26.7%	10.29***	3,21	韌>熱>日=忍
青	32	80.0%	24	100.0%	28	87.5%	15	93.8%	99	33.0%	9.02***	3,21	熱>日=韌
少	39	97.5%	17	70.8%	25	78.1%	12	75.0%	93	31.0%	59.23***	3,21	日>韌>熱>忍
合計	102	63.8%	60	62.5%	94	73.4%	44	68.8%	300	100%	17.17***	3,93	韌>熱>日>忍
左營區													
老	5	12.5%	10	41.7%	32	100.0%	14	87.5%	61	21.9%	43.17***	3,21	韌>熱>日=忍
中	4	10.0%	10	41.7%	32	100.0%	16	100.0%	62	22.2%	34.21***	3,21	韌=熱>日=忍
青	10	25.0%	17	70.8%	30	93.8%	16	100.0%	73	26.2%	8.22**	3,21	熱>韌>日=忍
少	25	62.5%	17	70.8%	27	84.4%	14	87.5%	83	29.7%	4.32*	3,21	熱>韌
合計	44	27.5%	54	56.3%	121	94.5%	60	93.8%	279	100.0%	26.97***	3,93	韌>熱=忍=日

***p < .001 **p < .01 *p < .05

表 4 的數據顯示，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各字類[l]變體的比例，在各年齡層有大致相同的趨勢，因此根據表 4 的數據繪製的[l]變體分佈圖，小港區與旗津區、大林蒲的曲線頗為相似，因此，偏泉腔的部分我們以小港區（圖 1）為例，與通行腔的左營區（圖 2）一起來討論〈入〉字頭各字類的[dz/z]→[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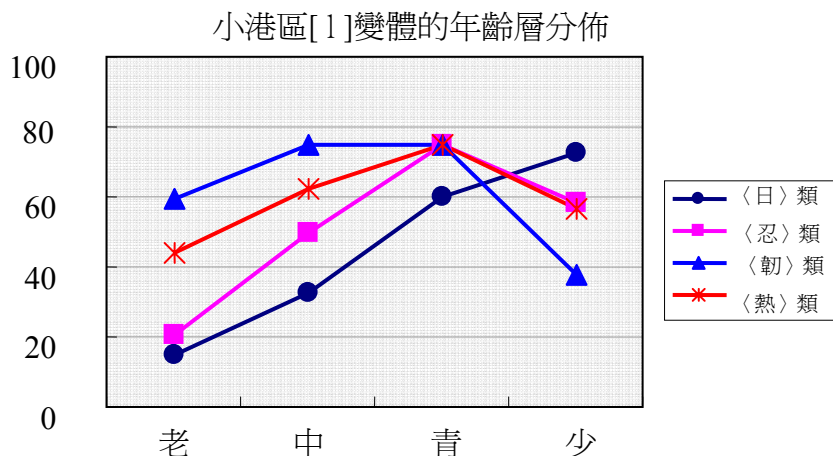


圖 5 小港區各字類不同年齡層[1]變體的分佈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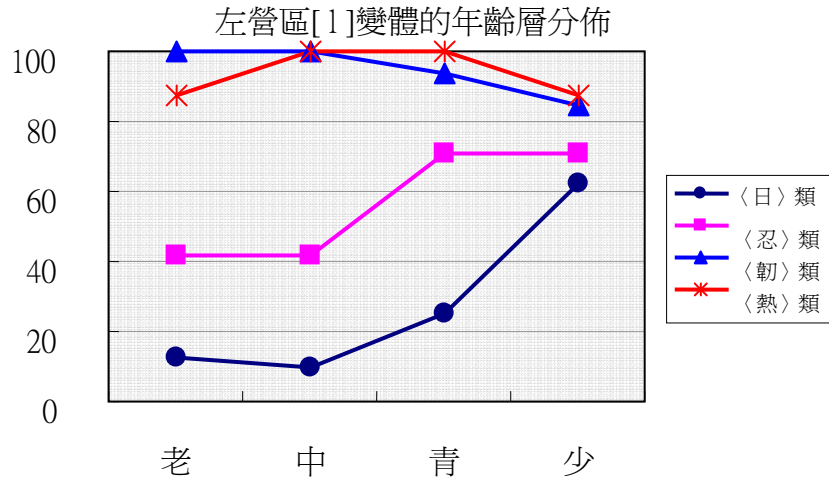
小港區（圖 1）四個字類的[1]變體比例，就老、中、青三個年齡層來看，都是自老年層開始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增加，自老年層開始，〈韌〉類（59.4%）、〈熱〉類（43.8%）的[1]變體比例，就比〈日〉類（15%）、〈忍〉類（20.8%）高。除了〈日〉類到了少年層是持續成長的之外，其餘三個字類的[1]變體比例都是下降的。

少年層的[1]比例呈現「只有〈日〉類持續上升，而〈韌〉類的比例下降最多」的趨勢，呈現這種特殊現象的原因，我們認為是因為少年層不太會講〈韌〉類的詞彙的緣故。首先列出本研究選取的〈日〉類與〈韌〉類詞彙：

〈日〉類：「寫字」、「放尿」、「二十」、「生日」、「開熱」

〈韌〉類：「肉很韌」、「閏月」、「潤餅」、「潤去」

由於〈日〉類的詞彙，如「寫字」、「放尿」、「二十」、「生日」等，少年層較常使用、比較會講，而〈韌〉類的詞彙，如「肉很韌」、「閏月」、「潤餅」、「潤去」等，尤其是「閏月」一詞，少年層幾乎都不使用、更不會講，因此造成少年層的[1]比例只有〈日〉類持續上升，且明顯高於其他三類，如偏泉腔三個方言點都是一樣的統計結果（詳見表 4），〈韌〉類、〈熱〉類、〈忍〉類的[1]比例都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少年層「不會講」的緣故，而不是使



用其他的變體所致。

圖 6 左營區各字類不同年齡層[1]變體的分佈比較圖

左營區（圖 2）不同年齡層[dz/z]→[l]的趨勢相似性較高，但〈韌〉類與〈熱〉類的曲線到了青年層開始下降，配合表 3 的數據來看，我們發現左營區青、少年層的四個字類都已經沒有[dz/z]，而〈韌〉類、〈熱〉類不可能出現[g]，所以同樣都是因為「不會講」的緣故而導致〈韌〉類、〈熱〉類的[l]比例下降。此外，由於中、老年層還有較高比例的新漳音，所以〈日〉類、〈忍〉類的[l]比例到了青年層才有明顯的增加，也因為左營區的新漳音[g]還有些許競爭力，所以〈日〉類、〈忍〉類的[l]比例就會比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要低一些。

表 4 的數據以及圖 1、圖 2 都顯示偏泉腔與通行腔方言點〈韌〉類的[l]比例，到了少年層均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例如小港區〈韌〉類的[l]比例，老（59.4%）、中（75%）、青（75%）都有 50%以上，但到了少年層就只剩下 37.5%。因此，我們將各方言點青、少年〈韌〉類的各變體比例整理如表 5 所示，藉以釐清原因為何：

表 5 各方言點青、少年層〈韌〉類變體之敘述性統計表

	dz/z		l		g		其他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小港區								
青年層	4	12.5%	24	75.0%	0	0.0%	4	12.5%
少年層	10	31.3%	12	37.5%	0	0.0%	10	31.3%
大林蒲								
青年層	2	6.3%	27	84.4%	0	0.0%	3	9.4%
少年層	3	9.4%	18	56.3%	0	0.0%	11	34.4%
旗津區								

	dz/z		l		g		其他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青年層	0	0.0%	28	87.5%	0	0.0%	4	12.5%
少年層	0	0.0%	25	78.1%	0	0.0%	7	21.9%
左營區								
青年層	0	0.0%	30	93.8%	0	0.0%	2	6.3%
少年層	0	0.0%	27	84.4%	0	0.0%	5	15.6%

各方言點少年層的「其他」比例都比青年層來的高（詳見表 5），少年層〈入〉字頭的「其他」資料都是「不會講」，因此也表示少年層的閩南語能力較差。旗津區與左營區的〈韌〉類各變體比例分佈趨勢相似，以旗津區為例說明，〈韌〉類已經沒有[dz/z]變體，且少年層（78.1%）[l]變體的比例少於青年層（87.5%），比例差異較大的部份是「其他」，旗津區少年層「其他」的比例是 21.9%，比青年層的 12.5%高，而大林蒲的趨勢與旗津區、左營區比較類似，差異只在於大林蒲的少年層還有保留一些[dz/z]比例。

小港區少年層〈韌〉類的[l]比例趨勢與其他三個方言點不太相同，除了同樣是「其他」的比例（31.3%）較高之外，[dz/z]的比例（31.3%）也不低，和[l]變體（37.5%）都各佔了約三分之一的比例。小港區少年層（37.5%）的[l]比例比青年層（75%）低，「其他」和[dz/z]的比例都是少年層比較高。因此，小港區的少年層〈韌〉類[l]變體比例不升反降的原因，除了是因為少年層「不會講」之外，還有就是語音較為保守的關係（保留較多的[dz/z]）。

而偏泉腔與通行腔則有一點不同，就是左營區少年層〈日〉類、〈忍〉類的[l]比例比偏泉腔三個方言點都低，這是因為左營區〈日〉類、〈忍〉類新漳音[g]的比例較高的緣故。

洪惟仁（2003a、2003b）提出以「結構擴散」的觀點，來解釋為何〈入〉字頭在不同字類消失的程度不一，也就是不同的音韻結構環境影響音變的程度。而本文對於上述有關[dz/z]→[l]的描述，也印證了「結構擴散」對〈入〉字頭音變程度的解釋。

整體而言，高雄市閩南語的〈入〉字頭[dz/z]→[l]有兩種音變的趨勢：一是偏泉腔的小港區「韌>熱>日=忍」以及旗津區與大林蒲的「韌>熱>日>忍」，另一個是有較多新漳音比例的通行腔左營區「韌>熱=日=忍」。⁶ 這樣的結果與洪惟仁調查到的〈入〉字頭字類結構擴散程度順位不同（2003a：112），洪惟仁調查的擴散程度如下：

合口陽聲韻 > 齊齒陽聲韻 > 合口非陽聲韻 > 齊齒非陽聲韻
 （〈韌〉類 > 〈忍〉類 > 〈熱〉類 > 〈日〉類）

根據上述的順位，洪惟仁歸納出以下兩個原則：

⁶ 「韌>熱=日=忍」表示在統計上〈韌〉類與其他三類的音變程度有顯著差異，且〈韌〉類是明顯較快的，但其他三個字類之間的音變程度沒有顯著差異，因此將三者並列。

1. 陽聲韻快於非陽聲韻
2. 合口韻快於齊齒韻（2003a：112，2003b：404）

因此本文先根據偏泉腔「韌>熱>日>忍」、「韌>熱>日=忍」的趨勢，我們整理出以下的原則：

「合口韻」快於「齊齒韻」

我們發現「陽聲韻快於非陽聲韻」的原則在高雄市偏泉腔的方言點僅適用於「合口韻」的字類，不適用於齊齒韻。

通行腔的左營區音變趨勢為「韌>熱=日=忍」，與偏泉腔方言點的音變趨勢不同，意味著高雄市〈入〉字頭的音變趨勢有著漳泉差異，但不論偏泉腔、通行腔，〈入〉字頭語音變異最快的字類都是〈韌〉類。本研究在位於台灣南部的高雄市，調查到與中北部不同的〈入〉字頭音變趨勢，主要是因為新漳音[g]有較高的比例，所以導致〈日〉類與〈忍〉類的[l]變體比例較低，而且高雄市內部也呈現兩種不同的音變趨勢：偏泉腔「韌>熱>齊齒韻」以及通行腔「韌>熱=日=忍」。

4.3.2 〈入〉字頭音變的原因

造成高雄市四個方言點〈入〉字頭音變的主要原因：「聲母所能負荷的功能不足」。由於語言本身會尋求簡單、有效率的方法來維持音韻系統，因此音韻系統會趨向簡化，發音也是以容易發音為最好，加上音位的數目也不宜過多，因此當音位的數目減少時，也就表示音位產生合併。倘若音位的合併會造成無法區辨不同字類的意義，那麼這樣的音變就會遭受到功能的抵抗，而抵抗的力量便與「功能負荷」的大小有關（洪惟仁 2003a：114-116，2003b：407-411）。⁷

洪惟仁（2003a：114-116，2003b：407-411）提出〈入〉字頭[dz/z]→[l]的解釋，因為〈入〉字頭聲母受到音韻結構的限制，因此只能接齊齒韻和合口韻，而且〈入〉字頭的涵字太少，且多為文讀音，加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頻率較低，因此「功能負荷」頗弱，無力抵抗[dz/z]→[l]的趨勢。

此外，我們在偏泉腔與通行腔的方言點都發現到一至兩位中年層的女性發音人，她們〈韌〉類與〈熱〉類的[l]變體有輕微的捲舌音，⁸這可能是受到華語的影響，也可能是單純個人的發音習慣所致。

4.4 小結

整體而言，高雄市的偏泉腔與通行腔閩南語，目前〈入〉字頭語音的變異趨勢、方向

⁷ 「功能負荷」是指利用這個音位的區別功能來區別意義的語素、詞彙的量，及這些語素詞彙的使用頻率。（洪惟仁 2003a：115）

⁸ 這類資料僅零星出現，並不影響統計結果，因此將之歸為「其他」。

一致：四個字類皆朝向[l]發展。根據本文所有的數據及圖表，四個方言點在「語音」、「年齡層」兩方面的變化有相同的大方向：

1. 單就「語音」層面而言，四個字類中，除了通行腔的〈日〉類之外，[l]是各方言點中出現比例最高的變體，因此各方言點之間達顯著差異的變體都是[dz/z]和[g]。〈韌〉類是[dz/z]→[l]變化最快的一類，也是各方言點[l]變體出現比例最高的字類。

2. 除了小港區的少年層之外，[l]都是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逐漸增加比例，[dz/z]則是隨著[l]的增加而減少，各方言點的青年層與少年層的差異並不大。

四個方言點的〈入〉字頭聲母雖然皆朝著相同的大方向發展，但各方言點仍有差異：

1. 就「語音」層面而言，通行腔的變體比例為[l]>[g]>[dz/z]之外，偏泉腔則是[l]>[dz/z]>[g]，其中偏泉腔的大林蒲與旗津區的變化較為相似：[g]的比例趨近於 0。小港區的[g]則介於通行腔（左營區）與偏泉腔（大林蒲、旗津區）之間。

2. 各方言點的〈入〉字頭變異表現出當地的漳、泉特色，如偏泉腔的大林蒲與旗津區在[dz/z]、[l]的比例較高，通行腔的左營區則以[g]的比例高出偏泉腔方言點來彰顯新漳音的競爭力，而小港區的變化則介於上述兩者之間。

3. 大體而言，高雄市〈入〉字頭朝向[l]的方向變化，但演變過程卻有內部的差異性，如左營區〈入〉字頭的語音變異呈現了與偏泉腔方言點不同的變化，齊齒韻兩個字類的[g]比例明顯高於偏泉腔的三個方言點。

4. 〈入〉字頭聲母在不同的音韻結構環境之下，會有不同的音變程度，也就是所謂的「結構擴散」。偏泉腔的小港區、大林蒲與旗津區〈入〉字頭的音變原則為「合口韻快於齊齒韻」，而左營區則是只有〈韌〉類的比例明顯較高，都與洪惟仁（2003a、2003b）的排序「〈韌〉類>〈忍〉類>〈熱〉類>〈日〉類」不同。本文對台灣南部的高雄市所做的〈入〉字頭音變調查，與洪惟仁（2003a、2003b）在中北部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就在於高雄市新漳音[g]的比例較高。

五、結論

高雄市偏泉腔與通行腔方言點的〈入〉字頭變體，比例最高的變體都是新泉音[l]，表示〈入〉字頭的漳、泉變體競爭由[l]取得優勢，[dz/z]→[l]也是目前臺灣大部分地區的變化趨勢。而新漳音變體[g]在通行腔的左營區有較高的比例，且與其他三個偏泉腔的方言點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顯示〈入〉字頭聲母在左營區還有一股與[l]抗衡的勢力—[g]，但是[g]只出現在接[i]音的〈日〉類與〈忍〉類，有音韻結構的限制。因此，偏泉腔與通行腔〈入〉字頭各字類的音變程度也不同，共同點都是〈韌〉類[dz/z]→[l]最快。整體而言，高雄市偏泉腔〈入〉字頭四個字類[dz/z]→[l]音變的程度有規律可循，「合口韻快於齊齒韻」依照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將偏泉腔四個字類依照音變素快慢排列如下：

韌類 > 熱類 > 日類 > 忍類 (> 日類 = 忍類)

通行腔則是：韌類 > 熱類 = 日類 = 忍類

均與洪惟仁(2003a、2003b)在中北部調查到的〈入〉字頭字類的音變程度順位不同:(洪惟仁 2003a: 112、2003b):

韌類 > 忍類 > 熱類 > 日類

高雄市的音變順位與洪惟仁(2003a、2003b)在中北部的調查結果不同,主要是因為高雄市四個方言點有較高比例的新漳音[g](小港區 12.3%、大林蒲 2%、旗津區 5.4%、左營區 32.4%)。

引用書目

- 林珠彩 1995 《臺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市小港區林家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皓政 2009 《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 SPSS 中文視窗版資料分析範例解析(第三版)》。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洪惟仁 1997 《高雄縣閩南語方言》。高雄:高雄縣政府。
- 2003 a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3 b 〈臺灣話 j 聲母的衰退:一個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第八屆國際暨第二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89-415。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洪惟仁、許世融 2008 〈台北地區漢語方言分佈〉,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論文。
- 吳順興 2007 《記高雄一個偏泉腔方言—紅毛港閩南語初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雅雯、馮鐘緯、陳如億 2008 〈〈入〉字頭「g」變體在鶴佬客地區與非鶴佬客地區之差異〉,第七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張屏生 2000 《臺灣閩南語部分次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差異》。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 2007 《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論述篇》。台南:開朗雜誌。
-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1 《福爾摩沙的烙印 臺灣閩南語概要》【上冊】。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楊秀芳 1988 《台南市志 人民志 語言篇》。台南:台南市政府。
- 蔡惠名 2009 《高雄市旗津區閩南與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孟宓 2007 《高雄市小港區大林蒲閩南話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常培 1930 《廈門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